

明清檔案工作室助理 王健美

## 一、前言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（以下簡稱史語所）所藏內閣大庫檔案，在清代原藏於內閣大庫，內閣大庫是兩座庫房——紅本庫與實錄庫的總稱，收藏實錄、史書、錄書、表章、檔案等，其中有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制詔誥敕等下行文書，在京或直省臣工進呈皇帝的題奏表箋等上行文書，及官府之間往來文書，如移會咨文等平行文書。其中以題本、奏本、揭帖、移會、咨文等摺式文件，數量較多，以使用文字而言，多數是漢文文書，或是滿漢合璧文書，但也有相當數量的滿文檔案，即以滿文書寫的檔案；及少數蒙文、藏文及回回文等檔案。

清代內閣是國家庶政中心，在雍正年間成立軍機處以後，其重要性稍減，就如徐中舒先生指出，「清代內閣在雍乾以前是為國家庶政所自出之地，在雍乾以後猶為制誥典冊之府，所存檔案都是當時構成史蹟者自身的敘述，雖不免帶些官家的誇張，究竟還是第一等的史料。」<sup>1</sup>並將這些檔案內容分成五類：（一）內閣收貯的各項檔案，如制詔誥敕、題、奏、表、箋、揭帖、啓本、副本、史書、錄書、塘報、黃冊，及朝貢諸國的表章等；（二）內閣本身的各項檔案，如內閣典籍廳、稽察房等各項檔案，及文移稿件；（三）修書各館檔案；（四）科舉考試相關的試題試卷等檔案；（五）瀋陽舊檔，即入關前的各項文移檔案。

## 二、內閣大庫檔案的由來及整理

清宣統元年因大庫屋壞滲漏，整修大庫時，遷出一部份書籍檔案。這批檔案在當年險因「舊檔無用」而遭焚燬，後來接管的歷史博物館因經費短缺，將其中不完整的檔案，裝入八千麻袋，賣給了紙廠。後來羅振玉訪知，買下這批檔案，轉賣李盛鐸，民國十八年，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先生從藏書家李盛鐸手裡買回這批檔案，同年九月即在午門樓上展開整理工作，當時的整理工作或斷或續，整理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<sup>2</sup>，而現階段的整理，從民國八十四年起，在保存檔案方面，不再影印複本，而改以影像掃描及數位照像的方式，將檔案存入光碟，以節省貯藏的空間，每一件檔案都有一提要，並且分項填註—

提要、時間、職官、冊別件號、登錄號、文件別、備註等七項分別著錄，其中事由一項，以六十字為原則，具體交待該文件所涉及的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相關資訊，檢索時，再配合職官、時間等項目，就可以迅速有效地找到所需要的

<sup>1</sup> 徐中舒撰「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」，《明清史料》甲編頁1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

<sup>2</sup> 劉錚雲撰「舊檔案、新材料——中研院史語藏內閣大庫檔案現況」，《新史學》九卷三期，1998年9月。

檔案。民國九十年起加入「國家數位典藏計畫」在已有的基礎上，建置符合國標準的檔案目錄及權威資料庫，提供快速又深入的學術研究服務<sup>3</sup>。目前影像檔已完成十八萬餘件可供檢索，其中滿文檔冊類共七百七十餘件，

這些滿文檔冊可以分為下列幾類：

(一) 滿文本康熙起居注冊稿：共六十四件，起自康熙二十一年一月始至康熙五十年止，這些稿件年分並不齊全，月分亦多殘缺。

(二) 滿文本、蒙文本實錄稿：共一百五十五件，滿文本清實錄稿十九件，多為順治年間及同治年的實錄稿；滿文本明實錄稿一百二十三件；蒙文本清實錄稿十一件及蒙文檔案二件。

(三) 滿文本聖訓稿：共四十五件，係同治年間聖訓稿。

(四) 其他各類檔冊：共五百一十件，包括入關前時期及入關後的各項檔冊、八旗相關檔冊、佐領世襲檔、朝貢物件清單、敕書、精微批文等檔案文書。

### 三、滿文檔案的史料價值

滿洲入關以前就有文移記檔的文書，先世女真因地緣關係，又長期受蒙古統治，早期使用蒙古文字，清太祖努爾哈齊命巴克什<sup>4</sup>額爾德尼、噶蓋，以蒙古字母為基礎，合女真語音，創製滿洲文字，是為老滿文，即無圈點的滿文(tongki fuka akū manju i hergen)。清太宗天聰六年(1632)諭巴克什達海，將老滿文酌加圈點，使音義明曉，人名地名也不致錯誤，這種經過改進的滿文，稱新滿文，即有圈點的滿文<sup>5</sup>(tongki fuka sindaha manju i hergen)。入關後，這些無圈點及有圈點的滿文檔案，由盛京移來，貯藏於內閣。這些冊檔記錄了清代初期社會、軍事、政治制度的紀錄，史語所藏這些滿文史料，部分已出版，見《明清檔案存真選輯》二集。

順治元年(1644)四月，清軍入關，十月十日世祖祇告天地宗廟社稷，即皇帝位，誥告天下，為天下之共主，但相對於漢族，滿族為數甚少，因此顯現在政治體制是滿漢共治，文書制度上則是滿漢兼書。制詔誥敕，皆是皇帝頒發的命令，所有國家大政事，如登極、親政、大婚、加上徽號、尊諡等，皆有詔書，皇帝崩殂時則頒遺詔，出於皇帝者用詔，出於太上皇等用誥，詔誥其名雖有不同，皆為布告臣民，是由上達下的文書。詔書由內閣繕寫，用黃紙墨書，滿漢合璧書寫，在年月日上鈐蓋滿漢合璧『皇帝之寶』寶印，滿文譯作「han i boobai」，頒布天下。

清代題奏本章，基本上是沿襲明舊，但明顯不同之處，是多了一份滿文，形成了滿漢合璧的文書，凡各省將軍、督撫、提鎮等本章，俱投送通政司，由通政司校閱格式之後送閣為通本。通本由內閣漢本房繕寫清字，而中央的六部等題奏本章，則是滿漢兼寫之後投送內閣，票擬時票籤單上亦是清漢兼寫，進呈皇帝裁

<sup>3</sup> 內閣大庫檔案網址<http://archive.ihp.sinica.edu.tw/>

<sup>4</sup> 巴克什為(baksi儒者、學者)之音譯，羽田亨編著，滿和辭典，頁33。

<sup>5</sup> 莊吉發著，故宮檔案述要，頁349，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。

決，奉旨後由批本處照籤分別批寫滿漢字於滿漢文本面上，都是以紅字批寫，稱為紅本。這類檔案，在內閣大庫所佔數量頗多。

現在介紹一件以滿文書寫的「精微批文」<sup>6</sup>，精微批文的用途是在確認出差官員的身分，差官在途或到目的地，須持批文「比對硃墨字號」以杜防冒；而且根據順治四年（1648）諭：命給直省文武官員敕書及精微批，兼書滿漢字<sup>7</sup>。批文是滿漢兼書的，但此一原件只存滿文，漢文缺失。

原件是給順天巡按陳棐的精微批文，只存滿文部分，故轉寫羅馬拼音如下，以供參考：

○uheri be baicara jurgan, te hafan takūrame šun tiyan i bai baita be icihiyame unggimbi; ilibure, heturere ba oci, duibuleme tuwafi, yargiyan oci sindafi ungg;isinaha manggi, tere/bade bisire hafasa, duibuleme acabume tuwa, cinuhūn, behei hergen, temgetulehe bithe ishunde acaci, uthai tušan i weilei hacin be afabu, bilaha songkoi wajiha erin de alanju;ume emu hala seme, sain niyalma be oron de dosimbufi jafame, turgun tucibume, irgen be gejureme, cisui weile be baire;aikabade cinuhūn, behei songko adali akū oci, pi bithe jafaha niyalma be jafafi, ging hecen de benju;erei turgunde k'an ho bithe tucibufi buhengge;

以下為手寫體

emu hacin, šurdeme tuwara weilei jalin, : jiyān ts'a ioi sy hafan cen fei be šun tiyan i jergi jakūn fu i bade siyūn an hafan obufi takūrame ijishūn dasan i uyuci aniya, ninggun biyai ice jakūn de uheri be baic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rašan se

wesimbufi, te ere hafan, pi bithe jafafi genembi;tere goloi šun tiyan fu i temgetulehe bithe de duibulefi ishunde adali oci, dza fu bithei dorgi weilei songkoi yabubu:

weile wajiha erin de, uthai bithe arafi wesimbu;meni yamun de geli, bithe benjime ulhibu;

ici ergi pi bithe takūrara;以下為手寫體： jiyān ts'a ioi sy hafan cen fei

以下為印刷體：

ere be alime gaisu:

ijishūn dasan i uyuci aniya biyai inenggi; diyan li 以下為手寫體： funde sioi žu lung daiselame aliha;

印刷体: uheri be baicara jurgan

: uheri be baicara jurgan i doron 都察院之印(滿漢合璧)

右下角手寫體： ere emu jing wei pi be ninggun biyai juwan duin de uheri be baicara jurgan i icihiyara hafan anduri, ejeku hafan wehe, unucen benjihe, juwan uyun de doron gidafi orin de u men juleri beye de afabume buhe ede hesei tcibure boobai emke gidaha

漢文：九年六月十三日都察院理事官羅□送到順天巡按陳棐精微一道，十四日理事官阿都里看 徐如龍掛號訖 十九日用 寶 二十日 在五鳳樓前發訖

<sup>6</sup>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,登錄號 163601。

<sup>7</sup> 見《世祖章皇帝實錄》卷三十。

比對著漢文本的精微批文，譯文如下：

都察院今差本官前去順天公幹，把截去處驗實放行，若至所在官司，比對硃墨字號相同，速將坐去事件，依限完報，毋得將同姓良善冒名頂解，因而動擾於民，自取罪愆；若硃墨不同，即將齎批人員擒拿赴京，所有勘合，須至出給者。

一為出巡事，差監察御史陳棐前去順天巡按。順治九年六月初八日都察院承政固山額真阿拉善等具奏，今將本官齎批前去，本省順天府比號相同，照依劄內事理施行，完日徑自具奏，仍呈本院知會。

右批差監察御史陳棐准此

順治九年月日 典史缺許如龍代承(順治九年處，鈐蓋滿漢合璧之「都察院之印」)

都察院

#### 四、結語

清初，差往各省之巡按御史及各關差、倉差等監督赴任時，照例應請給發敕書、精微批文、應用勘合等項，差滿時，敕書送戶科銷號，精微批文轉繳內閣典籍廳查收；敕書是頒給外任官員的憑証，由內閣撰擬，敕書分坐名敕及傳敕二種，給督撫學政等官員時，敕內填寫本官姓名及官職，及其職權範圍；而傳敕不書寫官員姓名，一般是給布按二司、參將、遊擊等品秩較低的官員；但坐名敕與傳敕皆是漢滿兼書，右首是漢文，左首是滿文，發給敕書的年月日處，鈐蓋滿漢合璧寶印「救命之寶」，滿文譯作「han i tacibure boobai」。再看漢文的精微批文<sup>8</sup>，都察院差監察御史田昇龍前去廣西巡按，給發的精微批文，除了中間的手寫體、及日期等項外，其印刷體部分與滿文精微批文的內容是一樣的，亦是制式化格式，遇差填寫，但不同的是，漢文本精微批上，除了鈐蓋「都察院之印」外，中間上方之處鈐蓋滿漢合璧「救命之寶」左半印，在「救命之寶」下方，鈐有滿漢合璧「都察院之印」之左半印，在右邊上方鈐有滿漢合璧之「通政司之印」左半印，漢文本上鈐印多達三種，而滿文本只鈐有「都察院之印」，其原因有待深究。又巡按御史一職，到了順治十八年時裁撤，內閣大庫檔案內除了順治年間的都察院差巡按御史的精微批文外，尚有多件戶部、工部差員經管臨清倉、德州倉、九江關、龍江關稅務等批文檔案。

<sup>8</sup>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，登錄號為 104011。